

从“中山陵”到“总统府”

■ 曾玉平

四月的南京,春意已深。雨后的空气里带着一丝清冽,梧桐树叶绿得透亮。

此番来宁访友,友人提议我去中山陵和总统府走走,我欣然应允。退休之后,时间宽裕了许多,心也静得下来。重游故地,少了从前的走马观花,多了几分沉下心来细细体味的从容。

一早,我和老伴乘地铁前往中山陵。列车在城市腹地穿行,忽明忽暗,仿佛穿行在时间隧道里。从苜蓿园站出来,换乘园内摆渡车,沿陵园路上山,两侧青松愈发苍郁,紫金山横亘在前,如一扇青绿山水屏风。中山陵就坐落在山腰之上,层层白石台阶在绿树映衬下格外醒目。远远望去,整座建筑蓝白相间,镶嵌在苍松翠柏之间,宛若一口巨大的警钟。

我们在博爱坊前驻足。“博爱”二字,是孙中山先生的手书。坊后是一条长长墓道,雪松森然排列,肃穆宁静。走完的墓道,陵门赫然在望,门额上镌刻着“天下为公”四个大字——这是孙中山一生笃行的信念,也是他对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切期许。

站在陵门前仰望,石阶层层叠叠,仿佛直抵云天。当年设计师吕彦直以警钟为形、台阶为韵,意在唤醒民众、警钟长鸣,让后人永远铭记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的嘱托。拾级而上,祭堂内安放孙中山先生的汉白玉坐像,目光深邃平和,仿佛仍在凝视着这片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土地。

瞻仰之间,我不禁默立良久。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,那是一个临近南海的小村落。少年时,他常坐在村口大榕树下,听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,革命的种子便在那时悄然埋下。此后数十年,他奔走海外,创办兴中会,发动十次起义,屡败屡战,百折不回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,各省纷纷响应,清王朝在革命浪潮中土崩瓦解。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宣告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,也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至此终结。

然而共和之路并非坦途。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,孙中山被迫让位,此后又经历二次革命、护法运动等连番挫折。他一次次失败,又一次次站起。1924年10月,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,推翻直系军阀统治,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。孙中山不顾病体,毅然北上,同年12月底抵达北京。1925年3月12日,他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同行轍病逝,

临终留下遗言: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。”

依其生前愿望,国民政府将其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。孙中山生前多次登临紫金山,对这里的山水情有独钟。宋庆龄亲自上山勘察,参与选定墓址。在向全国征集的四十余份设计方案中,青年建筑师吕彦直以“警钟”方案脱颖而出。1926年1月奠基动工,历时三年,1929年春基本建成。同年5月26日,停厝北京香山碧云寺的灵柩启程南下,沿途设祭三十余站,所经城市民众夹道致哀,场面肃穆悲壮。5月28日灵柩抵宁,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,灵柩由一百零八名杠夫抬至中山陵墓室,宋庆龄等亲属亲手关闭墓门,完成这一庄严仪式。

从祭堂退出,在碑亭中驻足片刻。亭中立着一块花岗石墓碑,高约九米,碑上刻着三行镏金大字: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”,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所书,为端庄沉稳的颜体楷书,厚重而庄严。

然而最初确定的人选并非谭延闿。1926年3月,丧事筹备委员会推定汪精卫写碑文、胡汉民撰墓志铭、吴稚晖作传文、张静江任记文。其中汪精卫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,被认为是最合适书写碑文的人选。但此后一年多过去,汪精卫始终没有写出碑文。与此同时,胡汉民、吴稚晖等人的长篇稿案也无一定局。直到1928年初,葬事筹备处最终决定:墓志铭、传、记文字全部不用,理由是“以总理之伟大,非墓志铭、传记文字所能包括一切”。碑文只保留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”这十三个字,加上奉安日期。这项书写任务随即落在谭延闿肩上。

谭延闿接此重任,闭门反复修改了数百遍,每一个字都经过再三斟酌,据说足足写了三百多稿,方才定稿。书写完成后,他却没有在碑上署名,据传是因为他不愿将这块本应属于党国的碑变成个人作品。也有一种说法,他的签名其实在碑的侧面,字号较小,只是不易察觉。

也有人说,中山陵建成后没有墓志铭,是因为章太炎曾撰《祭孙公文》,却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而遭拒绝使用。不过我更倾向于接受与碑文类似的事由。很多时候,不以冗繁的文字为英杰“立传”,并非因为无话可说;恰恰相反,是因为这位伟人的胸襟与功业,远非区区墓志能够承载。刻意留白,或许才是历史最深的敬意。

从中山陵出来,我们在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总统府。司机是位老南京,听说我们要去总统府,一路聊起金

陵旧事。两地在地图上不过咫尺之遥,可车窗外掠过的街景,却仿佛穿行在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中。

总统府坐落于长江路292号,是一座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建筑群。明初曾是归德侯府与汉王府;清代改为江南总督署、两江总督署,康熙、乾隆南巡时均以此为行宫。1853年,太平军攻克南京,改称天京并定都,洪秀全在此大兴土木,修建规模宏大的天朝宫殿。1864年天京陷落后,宫殿遭焚毁,仅存遗迹。1870年前后,曾国藩在原址重建两江总督署。晚清名臣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等先后在此主政,见证了古老帝国在内忧外患中的挣扎与沉沦。

走进大门,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中轴线上的大堂、二堂为曾国藩重修时遗存,至今保存完好。穿行其间,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不由浮现脑海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六朝王谢的繁华早已成烟,而这总统府的一砖一瓦,又何尝不是另一部沧桑史的见证?

转过几道门,便是西花园旁一幢黄色西洋式平房——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。1912年1月1日,他在中轴线上的大堂宣誓就职,而后在此办公。办公室不大,陈设简朴:一张办公桌,几把椅子,墙上挂着地图。立于窗前,仿佛仍能看见他伏案疾书的身影。那一年,他在此颁布一系列改革法令:剪辮放足、废除跪拜、改用公历、兴办新式教育,无一不昭示着一个挣脱帝制枷锁的民族正在艰难新生。然而仅三个月之后,他便被迫让位,黯然离开南京。

中山陵与总统府,一在山腰,一在城中,一陵一府,构成南京近代史记忆中最重要两个坐标。从中山陵到总统府,短短数公里,却几乎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命运起伏:太平天国在此兴亡,两江总督署在此沉浮,孙中山在此开启共和,国民政府在此定都,后又在日寇铁蹄下仓皇西迁;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,最终在人民解放军进城的冲锋声中谢幕。

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,人民解放军攻入国民党总统府。战士们登上门楼,将红旗插上那根曾悬挂青天白日旗的旗杆。一个旧时代从此落下帷幕,一个新时代随之开启。毛泽东闻讯后心潮澎湃,不久挥笔写下那首气势磅礴的诗篇:“钟山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,道尽了历史变

迁的必然法则。

正午时分,我们从总统府走出。回头望去,那座门楼在阴沉的天光中静穆伫立,“总统府”三字依旧清晰,但其意义早已随时代彻底改变。昔日它是权力的象征,是少数人发号施令之所;如今它是一座博物馆,一本摊开的史书,任由后人阅读、思索、感悟。

天色依旧阴沉,云层低垂,却不似要下雨的样子,仿佛连老天也为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,保留着一份沉静的底色。当我站在中山陵最高处极目远眺,南京城尽收眼底。长江如练,钟山如屏,六朝烟水与今日繁华交相辉映。韦庄的《台城》忽然涌上心头:“江雨霏霏江草齐,六朝如梦鸟空啼。无情最是台城柳,依旧烟笼十里堤。”六朝已逝,柳色依旧;王朝更替,山河未改。千年风雨,尽在这一片朦胧柳色之中。

回首这一路所见所思,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启示,值得思考和记取。

其一,民族觉醒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。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,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,从孙中山提出“振兴中华”,到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之路,过程虽充满曲折与牺牲,但觉醒的浪潮一旦兴起,便再也无法平息。无论多么强大的旧势力,终将被历史的洪流吞没。

其二,制度变革唯有扎根国情,才能真正落地生根。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,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。孙中山晚年慨叹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,正是对革命艰巨性的清醒认知。历史反复证明,脱离实际的制度移植,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;只有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,才能实现民族复兴。

其三,政权更迭背后,自有其深层逻辑与民心向背。从明代汉王府、清代两江总督署,到太平天国天王府,再到临时大总统府与国民政府,直至1949年人民解放军接管这座建筑群,六百年的变迁,折射的是整个中国从传统帝制走向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。每一页历史的终结,都是旧力量退出、新力量登场的必然结果。

今天,当我们站在这里回望,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环境,更应坚定走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从中山陵到总统府,不过数公里路程,我却仿佛走过了近百年的风云际会。历史不会为任何人停留,但它留下的启示,足以照亮前路。



杜梨

李会炜 摄

稻农遥指桂花村

■ 李宏

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稻农遥指桂花村。”自岚皋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下山后,陶醉于大巴山灵山秀水之间,我们一行人漫无目的地沿着山区公路前进。车行不远,被路旁一幅水稻梯田宣传画吸引,按标识右拐,一头扎进了桂花村。

桂花村依山傍水,有300户人家。一条8公里长的彩色公路从村头山脚到村尾山顶盘曲蜿蜒而上,串起千亩稻田和千亩茶园。整个村子纤尘不染,层层梯田似一面面弯弯曲曲的镜子,波光粼粼,如诗如画。刚插上不久的秧苗嫩黄嫩绿的,稀疏而柔美。美丽的茶园则如均匀整齐的层层绿波奔涌而下,势不可挡。两者一张一弛,错落有致,着实养眼。

见有农人小憩,便上前去打听。原来,桂花村以古桂花树得名,并以古梯田和高山桂花米闻名。面对如此美景,大家伙计在此居住一二日慢慢欣赏。欲问投宿处,隔水问稻农。他抬手一指:“看见高处那栋黄色建筑物了吗?听说是富硒茶厂开的宾馆,可住宿。”

赶将过去,原来是刚营业月余的南山山茶居。其前店后厂,院落平坦,地势高耸,视野开阔。老板很是热情,给每人先来一杯他们厂出产的富硒青茶,茶香水甜,久久回甘。

院中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引人注目。主人说,村里现有五棵百年以上桂花树,村前村后各两棵,眼前这棵树龄130年。见过桂花树,却没见过桂花村里这么漂亮迷人的桂花树!尤其村前两棵310年的桂花树,如夫妻紧紧相拥,形象好、气质佳,完全是放大版的“西兰花”,郁郁葱葱、风姿绰约。山顶两棵桂花树,具体年份不详,从树冠大小及所处位置判断,可能在200年左右,玉树临风的模样,具有立于群峰之巅俯视一切的超凡魅力。可以想象,中秋前后,桂花盛开、桂米成熟,山上山下,村里村外一派金黄,到处都弥漫着花香、米香及新鲜出厂的桂花红茶香,星罗棋布的民居点缀其间,一幅多么美妙的山水画,一曲多么浪漫的田园歌。

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个中辛苦稻农自知。从村委会了解到,桂花村高山古梯田与两棵古桂花树同龄,早先由楚人迁居到此开垦而成,一年又一年,不断扩大、延伸。显然,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,有先人积淀和古树护佑,才有了如今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动人美景。且高山水稻从三月育秧、五月插秧到九月收获,生长期长达半年,并完全引用天然山泉自然灌溉,无机械、全手工,生态环保,确保了桂花米的品质,这一点稻农非常自信,尝过的人赞不绝口。

桂花树、桂花米、桂花茶、桂花糕、桂花酒……未来的桂花村一定是四季皆桂、花开富贵。



王红群 绘

绿野寻踪

赵林博 摄



枇杷凝黄樱桃红

■ 卢颖

外公家的后院,是我童年最喜的一方天地。院子的角落静立着一棵枇杷树,枝桠细密地斜探着,不抢不闹;院子正中央,则长着一棵樱桃树,枝繁叶茂时,能遮下小半片阴凉,成了院里最惹眼的景致。

春风拂过,两棵树便先后苏醒了。樱桃树性子最急,先绽开满枝细碎的白花,一簇簇挤在枝头,像揉碎了的云絮沾在枝丫上。花瓣轻薄透亮,风轻轻

吹,便簌簌飘落,铺在院中的泥地上,像撒了一层白霜。花谢不过几日,枝间便冒出针尖大的青果,裹着一层淡淡的果霜,模样娇俏。

待日头渐渐灼热,樱桃便慢慢染上红晕。从浅粉到艳红,最后红得透亮,像一串串小巧的玛瑙坠在枝头。成熟的果子被咬开,薄皮脆嫩开裂,汁水先漫上舌尖,先是清冽的酸轻轻一挑,转瞬便是醇厚的甜席卷而来,酸甜交织,风味十足,远非寡淡的纯甜可比。我总搬着板凳守在树下,挑最红

最饱满的摘,吃得嘴角沾着果渍,满心都是欢喜。

角落的枇杷树则沉稳许多,叶片宽大厚实,像一双双绿掌层层叠叠,护着枝头的果实。它结出的枇杷小巧玲珑,果皮是温润的鹅黄色,覆着细细的绒毛。剥开薄皮,果肉绵密紧实,清甜里裹着一丝微酸,口感醇厚绵长。

初夏的后院,总被果香裹着。我在树下和表哥表弟玩着游戏,或是靠着树干吃果子。外婆坐在廊下摇着蒲扇,偶尔笑着叮嘱我慢些吃别呛着。两棵树

相伴着扎根小院,春赏樱花,夏品樱桃甜,暮春又等枇杷黄。

后来我离了老家,再回时,外公已不在,后院也少了烟火气。樱桃树因为虫病被砍掉了,院子中空荡荡的;枇杷树虽依旧守在角落,但叶片黯淡,果实也寥寥无几。

如今再想起那方小院,鼻尖仍萦绕着樱桃的清甜与枇杷的浓香。那两棵树结的果子,从不是最出众的模样,却藏着回不去的童年,也成了心底最温柔的念想。